

何常在

著

问鼎记

2
谋略至上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何常在

著

问鼎记



2
谋略至上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鼎记 . 2 / 何常在著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8.4

ISBN 978-7-5411-4974-0

I . ①问…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0443 号

WEN DING JI 2

问鼎记 II

何常在 著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彭 炜 苟婉莹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监制 王传先
产品经理 陈 也
特约编辑 李 彤
装帧设计 VIOLET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6mm × 235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74-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 001

第二章 走马上任 / 007

第三章 吃瓜百姓 / 013

第四章 不可等闲视之 / 019

第五章 多管闲事 / 025

第六章 一河两岸 / 032

第七章 新法之患 / 038

第八章 真定县衙 / 044

第九章 欲擒故纵 / 050

第十章 微妙 / 056

第十一章 审案 / 062

第十二章 无事不登三宝殿 / 068

第十三章 龙团胜雪 / 074

第十四章 何为大道 / 080

第十五章 厚礼 / 086

第十六章 太原王氏 / 092

第十七章 夜审 / 098

第十八章 无心插柳 / 104

第十九章 真定知府 / 110

第二十章 郑氏子弟 / 116

- 第二十一章 斗酒 / 122
- 第二十二章 酒令 / 128
- 第二十三章 心与江山不老 / 134
- 第二十四章 义不容辞 / 140
- 第二十五章 问鼎人臣 / 146
- 第二十六章 处心积虑 / 152
- 第二十七章 迷雾重重 / 158
- 第二十八章 指点迷津 / 164
- 第二十九章 坐地起价，落地还钱 / 170
- 第三十章 煽风点火 / 176

- 第三十一章 下网 / 182
- 第三十二章 好戏在后头 / 188
- 第三十三章 起网 / 194
- 第三十四章 各有算盘 / 200
- 第三十五章 清河崔氏 / 206
- 第三十六章 议事 / 212
- 第三十七章 背水一战 / 218
- 第三十八章 女子无才便是德 / 224
- 第三十九章 莫逆之交 / 230
- 第四十章 大奸似忠，大忠似奸 / 236

- 第四十一章 大打出手 / 242
- 第四十二章 叶真人 / 248
- 第四十三章 云王殿下 / 254
- 第四十四章 一皇四王 / 260
- 第四十五章 众生相 / 266
- 第四十六章 紧锣密鼓 / 272
- 第四十七章 龙困浅滩 / 278
- 第四十八章 神仙下凡 / 284
- 第四十九章 明争 / 290
- 第五十章 暗斗 / 296

- 第五十一章 元宣朝报 / 302
- 第五十二章 传奇故事 / 308
- 第五十三章 夜长梦多 / 314
- 第五十四章 柳暗花明 / 320
- 第五十五章 恩威并施 / 326
- 第五十六章 收网 / 332
- 第五十七章 寒冬将至 / 337
- 第五十八章 风起 / 34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秋高气爽，是上京城最好的季节。天气清爽，虽微凉，却沁人心脾。巍峨的皇宫，在一碧如洗的明净天空下，格外庄严肃穆，犹如染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

上京城北面西面皆有山，北面为燕山，西面为太行山。西山属于太行山的支阜，因太行山自西山而起，故西山被称为“太行山之首”。

此时西山的红叶漫山遍野，从空中俯瞰，姹紫嫣红，如同哪位国手尽情挥毫泼墨画下的一幅锦绣河山图。沿西山向西向南，红叶渐少，山石增多。虽然还是太行山脉，却多了苍劲雄壮之意，犹如一条遗留人间的巨龙。若说西山之处是龙头，八百里太行山便是龙身，龙身绵延八百里，到了灵寿县境内，陡然一收，山峰又妩媚多姿起来，就如散开的龙尾。

龙尾散开犹如扇子，扇子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穿过，小河就如龙尾之上的鳞片，环抱着一处安静祥和的村庄，正是中山村。

河名滹沱河。

滹沱河自西向东，贯穿灵寿全境，到真定县境内，长约六十里，从真定城的南面绕了一个弯，又曲折向东而去。滹沱河将真定城一分为二，分为城南和城北。有一座拱桥跨越其上，桥建于大唐年间，虽年久失修，却依然坚固。桥名子龙大桥，正是取自三国名将赵云赵子龙之名。

此时的上京城南五里亭，夏祥依依不舍地向众人告别，即将离京到真定县上任。

出上京城南五里，有一处天然土丘，有好事者在丘上建造了一处木亭，名曰五里亭。木亭虽简陋，几根木柱上却题满了离别诗。

此时亭中有一人，盘膝而坐，披头散发，腿上横放一张古琴，他左侧有一个古朴典雅的香炉，香炉中香烟袅袅，右侧则是一个名贵的白瓷花瓶，花瓶中插了数根柳枝。

他身着博带宽袍，脚穿木屐，正如痴如醉地抚琴吟唱。琴曲是《阳关曲》，

吟唱的正是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土丘下方，有两辆马车和十数人围在一起，在为数人送行。人群之中，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年方弱冠，一袭轻薄长衫，身无长物，淡然而立。

此人正是夏祥。

夏祥身后一男一女。男子长身而立，一脸憨厚笑容。女子抱剑而立，淡漠如霜，面冷如冰。二人正是萧五和幔陀。

夏祥要去真定上任，萧五自然要一路追随，幔陀也要不离左右，夏祥当然举双手欢迎。也是巧了，连若涵也要前去真定办事，便和夏祥同行。

吏部任命下来之后，夏祥又在京中停留数日，将遗留问题一一处置妥当，方启程赴任。观心阁未住几天，就又还给了连若涵，倒是让他心安不少。不过连若涵却说，观心阁以后会是夏祥在上京的府邸。

庆王和见王并未对他的任命再多说什么，不过明显可以看出见王一脸不满之色，庆王却是淡然自若，仿佛夏祥不管是去鸿胪寺、下县，还是真定，都并无不同。除了说一句真定县是龙潭虎穴之外，庆王再无多说一句话，直到告辞而去。

真定怎么就是龙潭虎穴了？真定离上京不远，又在中原富庶之地，人口众多，是仅次于赤、畿的大县，再者又地处腹地，既无山匪流民之患，又无边城敌国来袭之忧，着实是一个好去处，哪里不好了？

夏祥不得其解，又无人可以为他解答，只好闷在心里。

不过夏祥也清楚，掌管吏部的三王爷断然不会大发善心为他安排一处可以轻松拿到好评政绩的去处，庆王既然说是龙潭虎穴，那么真定必然大有蹊跷。难道是真定县和真定府同在真定城内之故？

大夏建制，共一都四京二十二路二十府，一都自然是上京，上京位于四京之上，故名上京；因又是京城，又名京都。并不是每个路都有府，只有重要的路才有府的建制。有的路会有两到三府，有的路没有府，只有州。

州下设县，县分大小县。真定府是河北西路的首府所在，真定府作为二十府之一的府，也是国之重地。

官场有言：“三生不幸，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京城。”

所谓“知县附郭”，是说知县和知府同在一处，真定县和真定府就是如此。真定县在城南，真定府在城北，县、府隔河而望。因县、府一处，管辖范围重叠，县衙所做决定，有可能被府衙否决。若是遇到处处刁难的知府，身为知县会处处受到牵制，哪里还有父母官的威风？

所谓“附郭京城”，自然是指县城和京城同在一处，如上京县，除了受上京府的管辖之外，还要被京城各大王爷、宰相、六部以及三品以上大员节制，一举一动都在皇上的眼皮底下，有功未必赏，有过必定罚。

夏祥虽生在灵寿，距真定不过数十里之遥，对真定之事还真是不太了解。

夏祥赴任，前来送行者除了曹用果、曹姝璃和曹殊隼之外，还有张厚、时儿、沈包、滕正元、吴永旺和郑好等人。郑好是滕正元新结交的士子，也是今年大比第二甲第三名的进士。他来自西京河南府，长得浓眉大眼，个子中等，不胖不瘦，典型的国字脸，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神情气度自含从容气魄。

吴永旺也新结交了一名同年进士，名叫李子文，名列第三甲第八名。本来李子文说好也来为夏祥送行，却临时有事耽误了，托吴永旺转达歉意并祝夏祥一帆风顺。

夏祥与郑好、李子文并不熟识，是以李子文不来相送，他也并未多想。郑好盛情送行，他感念在心。

“多谢郑兄相送之谊。”夏祥和郑好相对叉手施礼，“不知郑兄为何不和我等一起前往真定？”

郑好本是探花，通常会和状元、榜眼一起任职翰林院，不知何故意外被任命为真定府通判，正好和夏祥同地为官，可以同行。

通判为知府副职，不过和从五品的真定知府崔象相比，郑好从七品的品秩就相差了太多，还不如夏祥这个正七品的知县品秩高。不过通判虽品秩不高，职权却是相当之大。

作为副职，通判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事，其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是说知府知州所下命令，必须由通判签署才可放行并且生效，否则知府知州有令难行。同时，通判还可以直接上达天听，向皇上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官、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兼有监察官性质。

通判品秩既不如知府，又小过知县，相差悬殊，正是亦为大小相制之意。郑好年纪虽轻，却已担任了通判之职，也是了得。

通判通常为皇上信任之人，作为皇权在地方上的直接体现，通判一职，监察并且制衡知府知县，犹如皇上臂膀。

“夏兄有所不知，在下还有一些杂事需要处理妥当，才可赴任，夏兄且先行一步，为兄一到真定，必定登门拜访。”郑好微微一笑，态度淡然而微有敷衍之意。

“如此也好，在下就在真定恭候郑兄大驾了。”夏祥侧身朝张厚叉手一礼，“在上京之时，承蒙张兄照顾，夏某谢过。来日山高水长，期待和张兄携手共进，报效朝廷。”

张厚进士名次不高，本来就有几分闷闷不乐，吏部任命一下，更是大为不快——他被委派到热河担任知县。

上京向北，不出百十里，便是草原。此时的草原，草枯叶黄，已是深秋气象。再向北三百余里，是热河州。州内有河，蒙语称之为“哈伦告卢”，因河的上中游有温泉注入其中，所以冬季一般情况下不会封冻。每当冬日清晨，水汽遇寒冷空气而凝结成雾，远望如热气升腾，故称热河。“哈伦告卢”即热的河流之意。

大夏在热河设州，划归京畿路节制。热河是为京畿路最北端之州，热河以北，便属蒙古路管辖范围，也是大夏的边地了。热河非但是苦寒之地，距边境也不过是两百里之遥，大夏虽承平多年，并无战事，但被大夏驱逐到了极北之地的金国，贼心不死，不知何时会起兵犯境。

在热河县任知县，非但和热河州同处一地，有知县附郭之忧，又因是边城，还有守卫边境以防敌国来犯之患。如此内忧外患之地，比起真定县可谓一天一地。

张厚原本踌躇满志，今年大比想要状元高中。不料状元被沈包抢走，二甲名次还远不如夏祥不说，又被委派到苦寒的边城上任，热河县又是三千户的紧县，和真定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且他只有正八品品秩。如此落差，着实让他难以接受。

张厚敷衍地叉手还了一礼，勉强一笑：“夏兄鹏程万里，我现在和你无法相比了。”

“张兄说的哪里话，进士不过是一个出身，知县一任也只是开始，报效朝廷，为民请命，来日方长，何必计较一时短长？”夏祥既是劝慰张厚，也是为自己壮行，“张兄他日必定大放光彩，成为国之栋梁。”

“夏兄，一路珍重。”沈包肃然正容，“知县实户口、征赋税、均差役、修水利、劝农桑、领兵政、除盗贼、办学校、德化民、安流亡、赈贫民、决狱讼等，集军政、行政、民政、司法、财政于一身，位卑责重，事关重大，此去真定，相信夏兄上不负皇恩，下不负黎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谨记沈兄教诲。”夏祥还了一礼。

沈包状元高中，和榜眼吴永旺同时入职翰林院任七品编修，虽无实权，却无比清贵，时常伴随皇上左右。

吴永旺也来送行，他只是朝夏祥施了一礼，并未说话，眼神坚定，神情坚毅，郑重地点了点头。

“夏兄此去真定，当一心为国为民，切勿徇私舞弊、作奸犯科、祸国殃民，若有丝毫枉法之事，我必上书皇上，弹劾你一个渎职之罪。”滕正元神情肃然，一脸殷殷期待。他负手而立，仰望五里亭，仿佛众人都不入他眼一般。

滕正元二甲进士，本来也是外放出去，担任一地知县，吏部选派之时，正好御史台御史空缺，他就被任命为御史，一时引起朝野轰动。

唐代张谓有《送韦侍御赴上都》一诗：“天朝辟书下，风宪取才难。更谒麒麟殿，重簪獬豸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别后头堪白，时时镜里看。”风宪之官即御史，可见御史人才难选，古已有之。

大夏明令规定，以荫补入仕者不能担任御史，只能是进士高中才可。大夏沿承前朝定制，官员分为“治事之官”与“治官之官”。治事之官即治理一方政事，是地方的州县知事。治官之官是不直接治理政事而管理官员之官，知府、知州以及宣抚使等便是。

古往今来，皇权向来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传统，治官之官历来为君主所倚重，而治官之官之最则非御史莫属。

御史专司监察之职，肩负纠察百官的重任，位卑却权重，非但要有才学，还要正直刚毅。大夏惯例，御史必须有出任知州、通判的经历，否则不得选用。是以滕正元以进士之身便出任御史，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夏祥淡然一笑，毫不为意，曹姝璃从滕正元身后闪出，嫣然一笑，盈盈一礼：“此去真定，虽不过六百余里，却一路多坎坷，愿郎君心志意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什么初心？”曹殊隽此时弹完一曲，从五里亭中下来，依然宽衣束带，披头散发，仿佛魏晋狂士，他自土丘之上狂奔到夏祥面前，“夏郎君此去真定，自然不会忘记为国为民的原本之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从《华严经》中概括而来。夏郎君的初心，不只是为国为民的原本之心，还有初来上京时的赤子之心。初心者，原本之心、赤子之心……”曹姝璃悄然看了夏祥身后不远处的连若涵一眼，心中泛起一丝苦涩，身为女子，想要自由之身，谈何容易，反倒是经商的连若涵和游侠幔陀随意自在，可以常伴夏祥左右，她却只能留在上京，守望八百里长路。

“小女子有一香囊相赠，还望夏郎君不要嫌弃手工粗劣。”曹姝璃素手一伸，手中多了一个五色丝线编织而成的香囊。香囊大小如手掌，精美无比，上面绣有一名女子站立船头，落款三个小字——“越人歌”。

夏祥接过香囊，赞不绝口：“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多谢曹小娘子赠香囊之谊。”

香囊背后，有诗一首：“青丝纓络结齐眉，可可年华十五时。窥面已知奴未嫁，鬓边犹见发双垂。”女子未嫁，青丝垂在两颊，出嫁之后，才会挽起头发。

夏祥心中一动，心知曹姝璃情意，当下将香囊佩戴在了右侧腰间，左佩刀右佩香囊，他呵呵一笑：“我行色匆忙，身无长物，待到真定安定之后，再回赠曹小娘子。”

／ 第二章 ／

走马上任

“姐姐不必如此，真定不过六百余里，十余天的路程而已。夏郎君最多半年便会回京一次，到时你便可以和他相见了。”曹殊隼不想曹姝璃和夏祥的告别打断他刻意营造的送别意境，他方才狂歌一曲，自我感觉良好。“夏郎君、张兄、滕兄、郑兄、沈兄，对了，还有吴……兄，刚刚在下的一曲《阳关三叠》可有出神入化之感？”

曹殊隼见吴永旺一脸沧桑，和爹爹年龄相仿，称呼他为吴兄有失体统，想了一想，又觉得称呼吴公过于疏远，只好还是叫了吴兄。

吴永旺却不以为意，点头一笑：“叫我吴兄就好，同年进士，不以年龄比大小，但凭学问论同窗。”

张厚哼了一声，扭过脸去，不理曹殊隼。滕正元一本正经地说道：“狂放有余，内敛不足。少了几分一唱三叹的悲壮，多了些许故弄玄虚的滑稽……”

夏祥、沈包和郑好只是笑笑，并不回应。

曹用果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曹殊隼他已经懒得再管教太多，让他随性而为也好，好在现今曹殊隼和好景常在在结盟，成了好景常在座上宾，日后有望成为好景常在专用制器大师，他也就坦然了许多。只要曹殊隼有正事可做，不再总是想着离家出走寻仙问道，他也不再逼他应试。

曹用果淡然说道：“天色不早了，夏郎君早些启程才好，莫要耽误了行程。”

“是，多谢曹公相送。”夏祥想起初来上京便和曹用果相识，如今曹用果病情全好，气色不错，他也心中大慰，“想必曹公好事将近，也要升迁了。”

曹用果一愣，心想夏祥到底年轻，怎会想到他升迁有望？他闲置多年，非但皇上早已记不起他的姓名，怕是连吏部选派官员时，也无人想到他的存在。若是李鼎善还在朝堂之上，若是宋超度还是吏部侍郎，他高升一步也并非没有可能，只是现今……朝堂之上无人为他说话，他如何再入皇上之耳？

曹用果摇了摇头，黯然一笑：“老夫一心报效朝廷，奈何如今权臣当道，皇上又

龙体欠安，无心朝政，即使升迁又有何用？不过还是要依附权臣为乱臣贼子所用。”

“话虽如此，总不能一味退让。候相公的新法，不得民心，有识之士无不反对。虽有无数大臣或被黜落或被贬谪，若是朝野上下，全是一片奉承新法之声，圣上听不到民间疾苦，无人再为百姓主持公道，大夏朝纲不振，天下难免大乱。”夏祥殷切相劝，“曹公当为圣上分忧为百姓请命，退后忍让只会让权臣、奸臣、乱臣气焰更加嚣张。乌云当空，更需狂风大作，才可拨云见日，才能吹尽狂沙始到金。”

曹用果神情凛然一顿，心中蓦然升腾起万丈豪情，想他一生为官，半世官场沉浮，虽不恃强凌弱，却也未曾和权臣斗争到底，遇事能和则和，能让则让，若事不关己，即便于情不合，于法不通，也是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少了兼济天下之胸，缺了为民请命之心。

“夏郎君所言极是，老夫受教了。”曹用果朝夏祥深施一礼，想夏祥以一介白衣之身，敢将身为礼部尚书的文昌举拉下马，不是有勇无谋的鲁莽，而是运筹帷幄的敢作敢为。

曹用果也不等夏祥回礼，哈哈一笑，转身扬长而去：“老夫自今日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曹用果一走，曹姝璃和曹殊隼也相继离去。和曹姝璃的不舍之意相比，曹殊隼的不舍就多了一些意味不清的复杂情绪，他看了站在不远处树荫之下的连若涵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朝夏祥潦草一礼：“夏郎君，我在观心阁等你回京。”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滕正元抱拳一礼，也告辞而去。

随后吴永旺、郑好也转身离去。

沈包神情凝重，似有千言万语，最终只化成了两个字：“保重。”

张厚只是拱了拱手，连话也没再多说一句，和沈包一起走了。

“夏郎君，该启程了。”

见人都走光了，夏祥还呆立原地不动，连若涵开口提醒夏祥：“再晚的话，天黑之前赶不到涿州了。”

“再稍候片刻，还有一人未到。”夏祥手搭凉棚，遥望来路，来路之上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即使有人前来送行，也分辨不清他是否在人群之中。

“还有谁会前来？”连若涵轻移莲步来到夏祥身侧，方才众人为夏祥送行，她站立一旁，并未近前，“若是有心送行，早该到了。此时未到，便是无心。”

“非也，非也。”夏祥摇头晃脑地神秘一笑，“连小娘子有所不知，这位友人有心前来送行，却不会在人多时现身，必然会等人少时才敢出现。”

“为何人多时不敢现身？”连若涵悄然一笑，有意大声问道，“是他长得太

丑还是说话结巴，没脸见人？”

“咳咳……连小娘子，背后说人坏话，非正人君子所为。”

连若涵话音刚落，从土丘后面就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一人绕过土丘现身在几人面前。一缕长须，一袭长衫，正是金甲。

金甲左顾右盼几眼，见确实除了夏祥、连若涵、幔陀、萧五之外，再无外人，才长舒一口气，叹道：“文人就是啰唆，话多礼多事情多，送行就送行，还要说一番豪言壮语，再焚香弹琴，折柳相送，先人板板，脑壳都疼，真是一群瓜娃子……”

连若涵讶然而惊：“先生刚才所说之话，是哪里的方言？”

“应是蜀地方言。”夏祥笑道：“金甲先生既然早就到了，何必躲在土丘后面不肯现身？是怕见到曹三郎还是张厚张郎君？”

“都不是，老夫是懒得和他们说话罢了。”金甲眼睛转了几转，左手夏祥右手连若涵，将二人拉到远离了幔陀和萧五数丈之远，才小声说道，“文昌举被罢官一事，三王爷十分恼火，你此去真定，千万要小心行事，不要着了三王爷的道。”

夏祥深知三王爷不会善罢甘休，点头说道：“谨记先生教诲。”

“谨记老夫教诲又有何用？老夫并非官场中人，朝堂上的门道，老夫又不懂。不过在老夫看来，三王爷虽权势滔天，但想要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也没那么容易，你也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嘿嘿。”金甲嘿嘿笑了起来，自信满满，“三王爷最近苦恼得很，怕是一时半会儿也顾不上你。”

“三王爷有何苦恼？”连若涵和金甲相识，清楚金甲的为人，是以在金甲面前并无拘束，“先生不要卖关子，快快说来。”

夏祥微微一笑：“三王爷的苦恼是皇上病情见轻，立储之事暂缓所致。”

金甲一拍身边的大树，咧嘴一笑：“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老夫就知道你能猜到原因所在，不负老夫对你一番谆谆教诲。多亏了你的药床药椅，皇上病情大为好转，是以皇上才亲自主持了殿试。原本是定下由三王爷代为主持殿试，此事让三王爷大为恼火。三王爷还以为是老夫妙手回春治好了皇上之病，后来千方百计打探一番，终于得知了药床药椅是你的奇思妙想。夏郎君，三王爷现在对你可是稀罕得很。三王爷好不容易掌控了礼部，让文昌举依附到他的门下，你却扳倒了文昌举。皇上病重，三王爷自以为继位有望，又是你的出现让皇上转危为安，三王爷的继位大梦落空……”

夏祥很无辜地两手一摊：“关我何事？扳倒文昌举，只是为天下考子讨还公道。制作药床药椅，不过是为了治病救人。两件事情，并无哪一件是为了针对三王爷，三王爷非要算到我的身上，我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被权势滔天的三王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夏祥还能如此轻松面对，也算是难得了。夏祥如此浩荡如风、宽阔如海的性子，不愁大事不成，连若涵不由得暗暗赞叹。

“先不管三王爷了，三王爷对你再是不满，也总得你有把柄落到他的手中才成，若你为官，恪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君子之道，且一日三省其身，三王爷也奈何不了你。”金甲看似对夏祥的处境浑不在意，却再三告诫他要小心行事，关切之意隐含其中，他轻轻一抚夏祥的肩膀，“可惜了，你未能如老夫所愿拜老夫为师，不过老夫一身绝学不能因此失传，特赠书与你，记得时常翻看，回京之后，老夫可要考你。若考不过关，还会罚你。”

金甲取出一本医书交与夏祥，夏祥接书在手，看到书上三个大字“金甲传”，不由得哑然失笑：“先生之书是医书还是个人传记？”

“少废话，你只管看了就行。”金甲老脸微微一红，将夏祥拉到一边，用低低的声音说道，“夏郎君，药床药椅若能大量生产出来，必能拯救万民于病痛之中，你闲暇之时，记得再将药床药椅改进一番，要点有两处：一是怎样使用木炭而不是木柴来加热艾绒，如此可以避免烟火熏人；二是药床药椅要方便搬动……以上两点，切记切记。”

夏祥也早有将药床药椅推广天下之心，这等有利于百姓之事，既可兼济天下，又可壮大实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当即答应下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夏祥和连若涵同乘一车，一路南下，直奔真定而去。朝阳初升，金光万道，又天高风清，沿途正是秋收秋种的农忙季节，放眼望去，农人在田间劳作，间有歌声传来，令人浑然忘忧。

“漠漠余香着草花，森森柔绿长桑麻。池塘水满蛙成市，门巷春深燕作家。”歌声轻柔悠扬，飘荡在田间。

夏祥翻看了几眼金甲所赠之书，书中虽有金甲的自传，但大多文字却是金甲一生行医的经验所得，详尽而条目清楚，堪称金甲人生全书。他心中感动并且欣然，金甲先生一心要收他为徒，他并未答应。但先生却将一生所学以赠书之举倾囊相授，虽无师徒之名，却已然有了师徒之实。

夏祥合上书，抬眼看向了倚窗而望的连若涵：“连小娘子，多谢你让我和你同乘一车……”

“车内又无外人，何必如此客气反倒疏远了我？”连若涵神情颇有几分慵懒，她眉毛微微一动，漫不经心地看了夏祥一眼，“方才叫你和我同乘一车，你还颇有几分不情愿，莫非我是老虎不成？”

夏祥笑道：“岂敢，岂敢，是在下怕惹人闲话，辱没了连小娘子的名声。”

连若涵嗔怪说道：“你这人……之前非要认下我和我的婚约，还一再捉弄

我，现在却好，又怕辱没了我的名声，你到底是荒唐还是正派？”

夏祥确实内心深处是担心和连若涵同乘一车，传了出去，对她声名有损。他想骑马而行，和萧五、幔陀说说话，看看沿途风光，也是赏心悦目之事。不过他也知道，连若涵并不避嫌，非要邀他同乘一车，必是有话要说。

以夏祥的品级和薪俸，他此去真定走马上任，要么步行，要么有一辆驴车就不错了，此时却是一辆香车、数匹高头大马，都是连若涵之助，并非他的财力。

幔陀和萧五骑马跟在后面，一左一右，萧五佩刀，幔陀抱剑，犹如两大护法。二人后面，还有一辆马车，车内是连若涵的丫鬟令儿。车后面，是一些细软和换洗衣服，并无太多行李。连若涵在真定有宅子和产业。

通常人家的丫鬟都是跟随在娘子车后步行的，只有连若涵的丫鬟可以独乘一车，既是连若涵体恤下人，也是她实力的体现。

连若涵并非江湖儿女，也恪守女德，让夏祥和她同乘一车，也确实是有要事要和夏祥说说。

夏祥坐在连若涵对面，离连若涵不过三尺之遥，车子晃动，微风徐动，暗香袭来，让他难免心猿意马。阳光穿过车窗，落在连若涵的脖颈之上，皮肤吹弹可破，粉嫩胜雪，又温润如玉，又是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怎不让人意乱情迷？

夏祥并非圣人，况且连若涵又是人间绝色，他唯恐自己在连小娘子面前失态，就有失体统了，忙屏息凝神，心中默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你倒是说话呀，你是荒唐还是正派？”连若涵见夏祥一副拘谨模样，手脚都无处可放，眼观鼻鼻观心，嘴里还念念有词，不由得笑了，“夏郎君，你是在背书还是在念经？”

夏祥心中的意动平息了几分，不敢再看连若涵如花的笑容，问道：“连小娘子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回县尊，小女子不敢。”连若涵粲然一笑，“夏县尊已有官身，应该称‘本官’了。”

夏祥板起脸，伸手一抚还没有长出的胡须，咳嗽一声：“连小娘子，有何事要本官效劳？”

连若涵“扑哧”一笑，随即也板起脸说：“县尊请了，小女子有一事相求，还望县尊为民做主。”

“讲。”夏祥一脸威严，虽是刻意为之，却还真有几分官威。

“是。”连若涵低眉顺眼，一副小意温存的样子，倒还真像一个渴求青天大老爷为她申冤的弱女子，“县尊此去真定，人生地不熟，小女子对真定还算熟